

# 索意 和



陳樹渠編譯

MGR  
D256.609  
3



# 目次

## 序 第一章 墨索里尼

第一節	一個鐵匠的兒子.....	一
第二節	空屋怔忡症的由來.....	四
第三節	社會主義與大戰.....	六
第四節	法西斯助他上台了.....	八
第五節	反戰的論調.....	一四
第六節	墨索里尼是一個人.....	一五
第七節	與記者們.....	二一
第八節	一座火山.....	二五

66-10

第九節	一個結實的猩猩	三二
第十節	他的心理的分析	三四
第三章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第一節	據我們看來	三八
第二節	據墨索里尼說	四一
第二章	意大利還有誰？	
第一節	墨索里尼	四四
第二節	愛麥虞限三世	四七
第三節	法西斯黨的書記	四八
第四節	齊亞諾	五〇
第五節	巴爾波	五二
第六節	其他的戰士	五五

第七節	其他的外交家.....	五八
第四章	意大利到那裏去？	
第一節	牠的本錢.....	六一
第二節	榮耀富貴.....	六三
第三節	戰爭的狗.....	六六
第五章	今日的意大利如何呢？	
第一節	野草當麵包.....	七〇
第二節	反法西斯的傾向.....	七三
第三節	「喫」及「詐取」.....	七五
第六章	意大利究竟有多少力量？	
第一節	八百萬刺刀.....	七八
第二節	海軍.....	八〇

第三節	空軍·····	八二
第四節	下次大戰是運動戰·····	八四
第五節	第五軍·····	八八
第六節	嚇嚇人罷了！·····	八九

## 序

「意大利和她的人民需要和平，我也求和平，」墨索里尼又重新向世界作如是聲明。這簡直是他的口頭語，同時他却時常興風起浪，使英法，甚至於遠東都感覺到他的威力。

究竟墨索里尼居心何在？便成了研究國際政治者的一個亟想找答案的問題。

這一本小冊子，大部份採取，根塞氏的「歐洲的真相」(Gunther: Inside Europe)一書中的第十三，十四，十五，三章內，後面一部份則譯自「現代史料」四月號中 Dalmo Carneral; 及 Emil Nolte 兩氏所作的論文。

Frank Owen 對意大利目前的情形說得更透澈！的確，只有這簡單的，刻苦的歐戰生活習慣才使意大利的國家樹立起來。他們對於家庭的盡職，樂於扶助友人及鄰舍，在艱難中有勇悅之心，以及誠實負責償還欠債，等等的良好國民性才造成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這樣一張圖畫——當然啦——這一個國家不是恰配於作大戰，對強國作戰而有獲勝希望的。」

德意軸心是否因英意協定而減少連繫性，或因之（當然還有德併奧的問題）而破裂，誰也不敢下一肯定的斷語，況且又有希特拉答聘羅馬的事實演出，然而歐洲的政治真相是——希特拉決不願來作戰，以造成一個「羅馬的假日」的。而墨索里尼本人也明瞭這一種形勢。

墨索里尼，最近對 Daily Express 說，「我不是一個夢想者。我是一個實行家。」是的，他是實行家，也是夢想者。他明瞭現時代的大戲劇的內容和動向，因為他根本就在這大戲劇中生存着。

墨索里尼，當然，決不想扮演一個悲劇中的主角。

墨索里尼便是法西斯的意大利，所以在本書中，關於墨索里尼的個性描寫是比較的多佔些篇幅。

陳樹渠 二七、七、十五。

## 第一章 墨索里尼

### 第一節 一個鐵匠的兒子

「我要把我的生活，成爲一個傑作。」

——墨索里尼

「我是全心全意的意大利人。我深信拉丁主義的功效。」

——墨索里尼

卡尼圖·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一個鐵匠的兒子，具有猛烈而又溫文的性情，是新意大利的創造者，也是阿比西尼亞戰爭的主動人；生於一八八三年七月廿九日：在羅馬那 (Romagna) 的 Dovia di Predappio 的鄉村。他的事業，是在近代史中一個叛徒，暴徒，和天才的最有力的綜合。

他的顯著的動機，除了窮困以外，簡直沒有。他的父親，一個革命派的社會主



義者，在鄉中則認爲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是的；可是他的一生並沒有遭遇到像列甯的哥哥被執行死刑，或墨蘇斯基的弟弟相同的命運。他的母親，一個小學教師，像其他偉人的母親一樣，也是一個偉大的女性；可其他對墨索里尼的影響是，現在看來似乎是，很少；她並不能像希特拉母親那樣使他永遠對母親保持赤子之心。基瑪爾·阿泰鳩克的母親曾經受過希臘人的苛待，所以那土耳其的獨裁者後來將希臘人驅到海外去。墨索里尼的一生中，也沒有這一類戲劇味的仇恨。

我們也找不到他有什麼特異乎尋常的遭際，足以使他不老死于福利城的鐵匠家中。彼曲蘭，羅素曾說過，假如列甯不會得到一個德國將軍的允許在一節封閉着的火車中橫越德國，俄國也許不致于發生革命。假如托洛斯基不陷于一時之怒；而拒絕參加列甯的葬儀，則俄國說不定就不會有五年計劃。陶爾斐斯的所以成爲奧國的獨裁者，我們已經知道，是因爲一個社會黨的代表，在議院中選舉的緊要關頭的時候，走入浴室裡去。這種有關歷史的個人際遇，在墨索里尼的一生中，却找不到顯

著的事蹟。他的幸運，完全是自己造成的。他的事業，是續漸發展，穩固而茂盛地，正像一堆蔓延甚速的野草一樣。

在青年時代，予墨索里尼個人影響最深者，恐怕當推那被俄國驅逐到瑞士的巴來版諾夫夫人 Mme. Angella Balabanov 了。她在他革命的初年就當心着他，保護着他的康健，供給他身體和精神方面的糧食。當他做磚匠的時候，他曾因她的關係會見列甯。許多年後，列甯曾斥責過意大利的共產黨，因為他們「失去了」他們中間最有用的墨索里尼。

人本來是各種力量的角力場。在墨索里尼的早年時代，他所聆會的力量大都是文學的及理智的一方面。無厭的求知慾，使他讀了馬克思，黑智爾，馬基阿米利，拉薩爾，尼采，普利多，和索累爾的書，而且將牠們吸收殆盡。從尼采書裏，他恨羣衆：從馬克思書中，他喜歡羣衆。他自己記錄下來，他在幼年時代嘗把馬克思的小像藏在袋裏。

## 第一節 空屋怔忡症的由來

墨索里尼的名字，卞尼圖，是他父親亞力山德羅借了卞尼圖，霍萊士的名字給他取的（卞尼圖，霍萊士是下令殺麥克西密命皇的墨西哥革命家。）墨索里尼的母親，叫羅茜，瑪託妮，是鄉村學校中的教員。他在一個極其不堪的貧困境況下長大起來，在二十歲以前，他是不曾嘗過咖啡的滋味的。他睡覺的地方，是在草堆上；現在他的臥室，已經改做了博物院，還保存着他那貧乏的痕跟。他常常回到故鄉去，并且在那裏建設了一個模範農村。他也注意到親戚們的生活，這是和希特拉不同的。

他的父親雖然是個鐵匠；可是他的祖先却是世代務農的。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墨索里尼對農夫演說時，他曾說過：「有一種人以爲到舊紙堆裏去找出些我的祖先是貴族的血統的傳說，可以得到我的歡心。對付這種人，我的回答是：「滾蛋」。我

的祖先，都是種田的，爲避免疑惑起見，我曾在祖田的牆上釘了一塊標識，說明了墨索里尼的祖先都是親手在那裏耕田的。』

他的父親，是一個極端反教會派；可是他仍由母親的主張，送入教會學校去念書！這却和史太林和基瑪爾有相同的命運。後來他自己教起書來了，他的月薪是五十六個里拉（約合國幣四十元）。在十九歲時，他逃亡到瑞士；在朱古力廠中做泥匠兼工人。那時候，他是常常餓肚皮的。在巴來版諾夫夫人的敘述中，他曾經在公園中搶奪在那裏野餐的兩位英國婦人的食物。晚上，他就研究社會主義。他漸漸被警察局目爲一個煽動者，所以就不時在瑞士各城市牢獄中進進出出。在意大利及瑞士，他總共入獄十一次。

他痛恨監獄，他更仇視那些照例的譴責和禁閉的難受。有一次，他曾在日內瓦警察局裏留下過指紋吧，從此以後，他對於瑞士遂深惡痛疾；所以說他現在不喜歡國聯，實種因於早年在日內瓦的侮辱，亦不可謂爲全屬子虛。當然，他的牢獄生涯

，也有以促成他今日大家所知道的空屋怔忡症。（一種恐懼踏入一所空屋的病態有一次，他曾拒絕走進卡普利的 Blue Grotto。他現在嗜好特殊寬大的房間，他的辦公的梵尼西亞宮是六十尺長，四十尺寬，四十尺高，的房間：這也許是他對於從前被困于獄中斗室的報復。

## 第二節 社會主義與大戰

在一九〇四年，當他廿一歲時，墨索里尼回到意大利去，以後十年中，他做着一個激昂的社會主義者。

他以教書和隨時從事於新聞事業來維持生活。他所寫的東西，雖然沒有蕭伯納或托洛斯基那樣偉大；可是他也能算爲現代少有的新聞學家。他早年的創作「紅衣教主的太太」不是一部成功作品，不過內容却是硬性的，生猛的，嫉世的，驕橫的，有力的，和零亂的（上面是哈開特的批評）。他也寫過約翰赫斯的傳。一九〇九年

，他在福里自辦一家報館，出了一份叫「階級鬥爭」(La Lotta di Classi)的報紙，因此，他的聲名就為全國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所共知。在一九一二年，他擔任社會主義機關報「前進」(Avanti)的總主筆，他在三個月中間，將該報銷路增進到三倍，從前他曾在脫爾吐任過，後來在奧國也住過，他的收復失地主義的經驗，喚醒了他身上一種重要性格——國家主義。(註二)在一九二四年，他做了「赤週」發起人之一；「赤週」是想在羅馬那城中暴動的計劃。

註一 他曾被奧國警察局逮捕而放逐出境。當時由監牢中領他出來的人是維也納共產黨人愛林保根氏；過了廿五年後，愛氏本身也因參加了由墨氏對奧政策所造成的奧國二月革命而被奧當局逮捕。

墨索里尼的共產主義事業，終於被歐戰所切斷，因為純正的共產黨人希望意大利守中立，而他却主張參加協約國方面。芬納博士，在他的觀察透澈的和考證彌詳的「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書中曾說過：「他當兵的原因，只要一看看他的體格就可領

會到。」因為國家主義者的政治立場，也因為他個人的天性酷好冒險，所以他要戰爭。他辭去了「前進報」主筆之職，而且被共產黨革除黨籍。他的舊同志推翻了牠，他運用他稀有的慧眼對他們大聲說道：「你們恨我，因為你還在愛我」。幾個月以後，他開辦那個到如今還在他指揮下的「意大利民報」Popolo d'Italia。他受到了法國的津貼——因為法國那時急切要拖意大利參戰。

最近，墨索里尼雖然變了一個反軍閥者，可是他卻發表過極動人的參戰言論；他說：「我們須會區別各種不同的戰爭，正像區別犯罪或區別血液一樣。……我們不是，我們也不願做那永世不動的木乃伊。我們是人，是活人，我們對於歷史的創造，多少應當有所貢獻」（見芬納氏書一〇一頁）。至于他自己，則直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才上前線；過了三十八日的戰壕生活，他就被日砲所重傷，然後在醫院中住了七個月。這些，至少可以作為他參戰的官報。

#### 第四節

法西斯助他上台了

戰接，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廿三日，墨索里尼組織了第一個「法西斯戰士團」，Fasci di Combattimento，裏面的團員，大部是從前和他一起主張參戰的份子。那時候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可還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求那些藉戰事而漁利者須付百分之八十五的稅。他不喜歡且並不相信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貴族「法西斯」Fascio 是一個意大利字，意思是團結；在墨索里尼用起來，那就是表示羅馬帝國的「團結」。這「法西斯」黨人經倫巴提「意大利民報」的鼓吹，組織乃日益增大，在原先，牠是一種民軍組織，而不是一個黨；內中團員，大部份是過去的軍人，尤其是那些曾參加前線的義勇隊。「我們這些活着回來的軍人，應當要求有統治意大利的權」——這是墨索里尼所寫的話。

「法西斯」的活動進展甚速。其根原則和希特拉氏在德國的發展一樣，就是：退伍軍人的失業，民主內閣的庸弱，議院的腐敗，國家思想的猛烈的發展，左派的動搖，再加上一般人民對固執的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的不滿。墨索里尼所以羽毛漸豐



，他有軍人作他的後盾；這正像希特拉的有德國的軍人 Reichswahr 作後盾完全一樣。政治家在後面小心地注意他的一舉一動，會想出錢購買他的政治活動；佐里提就是意大利的巴本。像德國一樣，工業家，則預備在金錢方面支持他。

當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勞工的紛擾震動了意大利全國。工人因為受不了工資的低微和生活程度的難堪而反抗起來。當北部六十萬工人打算佔據工廠的時候，墨索里尼便是首先贊助他們的一位；既而，佔據計劃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一部份是爲了共產黨指導方針的軟弱。這就予他在群眾面前說話的機會。不過，所謂墨索里尼將意大利從共產黨主義裏救出來那一類的神話；却是無聊的；這就是拿去騙意大利人，現在也是不行了。

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利用了一種後來各獨裁都效尤的利器——暴力——漸漸的擴張了他的勢力。那時他簡直變成了一種流氓的首領。不過他仍然是一個活動的記者，在一九二二年在康城會議採訪新聞的時候，曾向白里安和

路易喬治談過話。照他自己的記錄，他在那次旅程中，第一次得到了一點外滙的知識；他覺得很丟臉，因為一個意大利的里拉，價值不及一個法國的法郎。他的手下，漸漸的在意大利佔據了六個區域。巴爾波在弗拉拉，佛拉那西在客利蒙拿，都向赤黨進攻，小規模的游擊戰，使意大利踏入了恐怖時代。在理論方面，墨索里尼仍舊自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為增加自己勢力起見，他必須有一個仇敵；于是他向工人宣戰了，而美其名曰「解放他們」。

最精彩的一着——也是更富於暴動意味的——是發生在一九二二年，行進羅馬城之後。他做了首相，其實他不過是一個流氓頭腦，他的勢力業經澎漲到可以使政府屈服而已。在他沒有十分把握知道軍人不會反對而且皇帝會請他做首相的時候；他還沒有掌握全權的野心。「行進羅馬城」當然也不是真的行進羅馬城；那不過是藉軍隊袖手旁觀的機會，法西斯蒂黨人佔領了許多城池；而墨索里尼本人是乘了臥車進羅馬的。在第二天，那聚集在羅馬的五萬個所謂法西斯蒂黨員就靜悄悄地被驅散

了。

在一九二二年後，墨索里尼的歷史是盡人皆知的了。他先成立了一個聯合政府，然後，和希特拉在十年以後一樣的做法，驅出了一切反對法西斯蒂的勢力。美國的摩報借錢給他，予他不少助力。在一九三五年征阿比西尼亞以前，最嚴重的，就要算梅底奧第事件了。現在，大部份人的意見，都以為他並不會親自下令叫人家謀殺那個共黨首領；可是他總逃不了道德上的責任。據可靠的消息，他不但在國會裏恐嚇梅氏，他並且在私下非難他，他一提到梅氏的名字，就怒不可抑。你可以很容易想像出他向屬下咆哮着講：「那個！梅底奧第……」時的情形。（亨利二世，用同樣的方法使人殺掉湯麥斯愛白蓋脫）。屬下得到了這種暗示以後，為討好上司起見，自然會設法去綁他的票和謀死那個年青的共黨領袖的。這種方法對於獨裁者很有利益，因為如果弄得好，他就可以坐享其成，弄得不好——那就是說弄得滿城風雨——他也可以置身事外。墨索里尼，却也夠胆大，他肯承認自己的責任；而且他也

不得不承認那與謀的都是些法西斯蒂的大員。其實，許多和墨索里尼極親密的人也被牽涉在內。對議會著名的一次演說辭中，他大言不慚地爲解脫自己的干係說過：

「總而言之，諸位，我們何必斤斤于無謂的研究呢？我們所找的到底是什麼呢？好了，我對國會，我對全國人民宣示，我一人當負政治上，道德上，歷史上一切事情的責任。倘若犯罪已到處死刑的程度，就殺了他！假使法西斯主義，只是一些瀉油或是一根棍子之類，而不是意大利好青年的自足驕傲的意慾的表現，那責任應當在我的身上。」

見墨氏自傳二三一頁

這是和希特拉氏在六月三十日謀殺案後，所用的同樣方法。希特拉氏也將一切責任，放在自己身上，這樣在意國，在德國，他們可以免除大部份人民對他良心上的譴責。梅底奧第事件，對墨索里尼，雖然是一個大打擊，可是他卻佔了極大便宜，因爲從此以後，他削弱了反對派的勢力，因之可以很容易地消滅他們了。（註二）

註二 謀殺梅氏的現行犯的處刑極輕，其中有一個，是美國聖路易城的流氓。

## 第五節 反戰的論調

在意大利侵畧阿比西尼亞的時候，你如果回想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時，墨索里尼曾經極力反對過意土之戰，那却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那次戰爭——也在非洲交戰——在當時的墨索里尼，一個社會主義者，看起來，却是帝國主義的一件罪想。他在福里城地方組織過反戰罷工，因此坐了五個月的牢監。照他所寫的和報紙上所形容的里比亞戰爭，那簡直是『示威運動——十足表現國家主義的神經錯亂的誇大狂。』

在前進報的社論中，他曾有下面那些使現在的人們讀起來覺得很奇怪的話：

「國家主義的，教會的，和守舊的意大利是在把武器當做法律，用兵士當做國家的教育方針。這些道德的誤解，早在我們意料之中，是不足為奇的。不過那些迷信着：軍隊的優越即所以表示一國的力量，却是錯了。強國並不需要

要像意大利現在這樣瘋狂的做法；強國做事，是應當有分寸的。國家主義和軍閥統制下的義大利做事顯出沒有分寸。（不過羅馬正在慶祝一次不漂亮戰事的勝利呢。）（括弧中係原作者所加）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的日日

郵報）

芬納博士，也發現過同樣寶貴的材料，因為墨索里尼在一九一二年曾經很激昂地寫過：「試想想看，在意大利，有三千六百萬個腦子，都好像從一個模型上出來一樣的，轉着同一的念頭；那不是成了一個瘋人院麼，或是一個白癡的國家。」

對於這一段社論，他甚至於還徵求讀者的批評和答覆呢！

### 第六節 墨索里尼是一個人

墨索里尼，像拿破侖一樣，是很矮的；他只有五呎六吋的體高。他有強大的肩和一雙幾乎是溫柔的手。他笑起來很有力。他平常喜歡穿法西斯兵士的制服。他的

辦公地點，是在羅馬中心的「梵尼西」宮，住的地方，則在十分鐘汽車行程的「都龍尼亞」別墅。那別墅，位置在波亞堡附近的諾曼坦那，有奢華美麗的花園，是一所極舒適的別墅。別墅的原主人，本來是一位羅馬貴族，都龍尼亞太子；後來他因為自己沒有能力維持，就將別墅給了墨索里尼。現在太子自己想收回來，可是墨索里尼却捨不得那地方了——尤其是捨不得那花園。

墨索里尼的妻子，童娜，蘿西麗，葛地；本來住在米蘭有許多年了，不過後來，她也搬到羅馬來了，現在也住在「都龍尼亞」別墅中。她的出身非人人所知；有人說，她是福里城一家酒店裏的女招待；還有一種說數，則是墨索里尼父親打鐵告老以後的女傭。不過，她已經爲了墨索里尼一共生了五個小孩子。

墨索里尼在現代的各獨裁者中，是唯一以多子聞名的，他也是唯一對於家庭關切最深者。和拿破侖（還有興登堡）一樣，他只相信自己的家人，而不太相信別人。好多年來，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承繼他做「報渡報」的 Popolo Italia 的編輯的兄弟亞

那多。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從羅馬打電話到米蘭去和亞那多談話。後來亞那多的暴卒，予墨索里尼以極大的打擊。墨索里尼的愛女——愛達——十分酷肖乃父，是唯一敢責難或詰問墨索里尼的人。他的女婿，齊亞諾伯爵，曾做過墨索里尼的新聞指導主任；後來任意國征阿的空軍部長。他十九歲的長子維托利奧，和十七歲的次子布魯諾，也都是參加征阿的空軍隊員，好像給他們些空中的經驗似的，墨索里尼會親自駕飛機帶了羅曼諾和愛娜瑪麗兩小到空中去嘗試第一次「離地的生活」。

他已經是五十五歲了，而身體還是十分強健，這是當歸功一部份于他對自己生活的嚴肅管理。當他做首相以後不久，他患了劇烈的胃病；所以他現在除了牛奶和水果以外，是吃得很少的。最近在和一個美國人談話的時候，他曾指指他的菜盤說：「這就我保持健康的秘密——水果，水果，還是水果。早上，我吃一杯咖啡和一些水果，中午我吃點湯和水果，到了晚上，可就只吃水果。除了有時吃一些魚以外，我是從來不吃肉的。」他酷好運動，常常在都龍尼亞花園中馳馬，也不時擊劍，



游泳，和徒步遠足。他不吸煙也不喝酒。他在年輕時，很好女色；近幾年來，則已不甚注意她們了。（註三）

註三 不過在一九三七年初，一個法國婦人，方姐夫人，曾講出墨氏對她狂風暴雨般熱戀的動聽故事

論體格，墨索里尼有如一箇鋼的彈簧。（史太林像睡着的花崗石，希特拉則像厚形質外層的小泡）墨索里尼苦行的節制，正像一個強健的人，因他不肯放縱自己，因為他已經嘗過那些滋味而知道牠們會將自己弄軟的。希特拉像一個怕引誘的弱者。史太林的對於引誘，則有水牛般的胃口，而無動于中。

墨索里尼是沒有社會生活的。當他任外交總長的時候，他對於例應辦理的招待事宜，並不是在梵尼西亞宮或都羅尼亞別墅中舉行，而去租了酒店來舉行的。他沒有富貴的朋友，他更看不起式微而放蕩的羅馬貴族。他因為太忙而放棄他所嗜好的戲劇。有時，他在家中映放電影。在他一九二八年寫的自傳中，他說他自己在最

初當權的六年間，他不曾踏進過一個貴族的沙龍，甚至於連咖啡座也沒有進去過。

除非有特別難題須要他多做工作之外；他通常每日勤做五六小時的工作，而將多下來的時候用作讀書，沈思，和運動上面。他做事清楚，正確而有秩序——正如盧威格在「與墨索里尼談話」一文中言——他討厭那些俗套的客氣。事無鉅細，他都是很有系統的。從他其他的花巧的個性看起來，他實在是一位十全行政首領。他在一日的工作未完成前，決不離開梵尼西亞宮。

墨索里尼的大家庭，雖然使他比較其他獨裁者要多想些經濟問題，可是他並不把金錢看重。他的官薪是八千里拉（約合一百三十五磅）一月，他此外在國庫裏，他還有一個「小數的，不指明的，和可以伸縮的」透支額項。他的自傳，在美國賣了五千磅，他將這錢的一部份給了羅馬的窮人。人們久已哄傳說，他的最大收入，是由美國新聞大王赫司脫的報紙上稿費得來的；不過在一九三五年後，他已停止寫稿，爲的是國際政治局面日趨困難，因之使他不能無所左袒，他一部份稿費的收入是送

作爲他作傳和幫他整理稿件的沙法蒂的。他的兄弟，亞諾多却很有錢，因爲「意大利民報」一直是一個很賺錢的報紙。現在那月報館由墨索里尼的姪子負責經營。

墨索里尼是現代各獨裁中對宗教還合得來的一個。一九二九年的蘭脫命條約，調整了教堂和意大利政府間的關係。不久以後，他和教皇——兩個人都具有活潑的個性——因爲法西斯青年的教育問題，發生了衝突。在一九三二年，首相會親自到梵的肯去跪着禱告，并且大家相信他也參加了聖餐禮。

在年輕時，他和他的父親一樣，自認是一個無神論者；後來他却極信宗教。他每天做禱告。他給愛達的結婚禮物是一索金的念珠；他最小的孩子，愛娜瑪麗，是他家裡第一個用宗教名字的小孩。

墨索里尼是歐洲政治家當中最容易和人見面的一位（像捷克的班尼斯總統一樣）。他和許多人見面。每日第一個和他會面的人，是警察局長；（南斯拉夫的亞力山大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也是和他的衛官見面。）這位對於人的天性富于好奇研究的

興趣而且善於運用腦力的的宰相像羅歇福一樣，是很高興和客人見面的。照芬納說，他曾延見過六萬以上的客人，而且親自對一，八八七，一一二件個人的「公民私事」發生過興趣。

他常常聽人民所說的話，可是他很少接受他們的意見。一切事情，他都是由自己去決定的，他如果高興的話，也可以使自己變成西藏喇嘛一樣的令人不可接近。當一九三五年國聯開會時，他是在大發脾氣，使得沒有一個人可以親近他。那時，亞羅西男爵等常常向他報告，他有時聽着，有時不聽。有幾位駐羅馬的外交官，如英大使德魯門，都不喜歡和他說話，因為他的態度太怕人了。他有成千的熟人，可是自從亞諾多死後，却沒有一個朋友了。他曾和盧威格說過；他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在意譯的盧氏書中，這句話是被刪去的，因為的是他手下有許多人，自以為很忠于首相，而應當得到他的信任的。

第七節 與記者們

因為他是記者出身，所以他很喜歡訪員。可是也因為他是一個老槍，你更當小心對付他。他很漂亮，而且除了合尺寸的「高帽子」以外，他也看不起一切；他有時發起獸性來，有時刻薄，有時高興，有時放浪，那就完全要看他無拘無束的心景而不同的。他對於聰明的問答，總不會忘記道謝。在問答間，他的問句有時甚至多過答話，勇敢最容易使得他看得起你。我記得有一次當海格脫代表「地理雜誌」去晉謁墨索里尼出來以後，呼吸很侷促，原來竟敢問他那目無法紀的問題：「假使你自己也服從法西斯的紀律，忠心，和服從，那麼，首相，請你想想看，你的事業現在可以做到什麼地步。」（註四）

註四 墨氏的回答，是頗勉強的，他說：大戰把什麼事物都改變了。

索里尼對記者談話是很「濫」的，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最好的宣傳。許多報館的訪員——和他們的主筆們——對於能和獨裁者或一國元首談話，當然是頗引以為榮的；當他們一次受到墨索里尼或希特拉氏的招待後，他們總有點不好意思過分

和他們作對。一位普通的訪員，和要人作過友誼的談話後，是很難寫出不好看的話的。

有一個英國新聞記者，曾在最近遇到一件稀有的遭遇，就是墨索里尼在聽到記者某一句話時，大笑了。退出來後，那位記者在通信的草稿上就寫了一句：「首相的大笑，使我有勇氣對法西斯的統治下一個批評，就是牠不許人幽默」。看到這句話時，（墨氏談話在付印以前，他自己必先過目），他很嚴肅的將這一段刪去，獨裁者決不大笑！

兩個新聞記者造成了墨氏在公衆地方遭人譏笑的惟一的記錄。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他到羅迦諾簽訂羅迦諾條約。（從一九二二年以來，他一共只離開意大利五次，這是一次，同年他參加洛桑會議，一九二三年他匆忙地到過倫敦，最近他到柏林）那時，他的羽黨正在國內收買了各自由黨的大報，這引起了各國通訊員團的不滿，甚至於拒絕他的對記者談話的集會。在煩惱和惱怒交併之下，他一次發現了他在旅

館客廳中，被一班罵過他的新聞記者的包圍下。他就對「每日論壇」的喬治·史羅孔勃，一個容易認識的紅鬚的人物，與墨氏曾在康城會議有數面之雅的，高聲喊着說：「哈！你們的共產黨朋友現在怎麼樣呀？」「我不是一個共產黨，總統先生，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司氏很和平地回答着。「而且那不是第一次了！」接着是一個荷蘭記者尼貝爾氏含着烟斗講的。

墨索里尼很用功看書，沒有一個現代政治家——或許馬柴克可以除開——對於近代文學，有他那樣熟識。他對於近代史的淵博學識，竟能令盧威格爲之心折。像任何一位歡喜讀書的人一樣，他也歡喜寫作而且寫得甚好。他把法西斯精義寫成十二頁的小冊子，其內容竟和希特拉氏二百頁厚的我的奮鬥不相上下。在各獨裁者中間，他毫無疑問的。可以算爲最有學問的和最善詭辯的一位——他是各領袖中真正可算作聰慧的一個——他并且由自習而能將法文德文講得很好。約在一九二五年，他開始學習英文，爲的是他希望可以看看泰晤士報的政治論文。他選了一個英國女

記者吉勃生小姐教他。他常用假名向「意大利民報」投稿。他是敘述拿破侖百日生活的 Campo di maggio 劇本，作者之一。他也是意大利英雄首領，「該撒」——一本還未公演的劇本的著作者。

墨索里尼最恨的東西，是希特拉，貴族，金錢，貓，以及老年紀。他痛惡老人，尤其是老太婆。他最高興人家提起，他已經做了祖父；所以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九日，當他的五十壽辰時，意大利各報紙上，是不准發表那件事的。他最喜歡的東西是羅馬城（他很勤勉的撫養「羅馬的文化」），他的女兒愛達，農夫，書，飛機，和速度。

他能夠騎機器腳踏車；並且像已故的勞倫斯上校一樣，在晚上騎車到鄉下去。在征阿戰後不久，他學會了開飛機；在他的自傳中：他詳述了許多撞在地上和迫降的事情，而使他因為從死裏逃生得了無上的快樂。

## 第八節 一座火山



從墨索里尼複雜的個性中間，我們便可以找出他的力量的來源。

第一，他是一個帶有刺（尖銳放馳）也有漿糊（謹守禮節）的人，這在有些國家中是沒有的。

在他的一切大言誇張中間（註五）他却有冷靜，理解，推論，和精密現實主義的智慧和。

註五 我的同事維德君曾說過，唯有瀰漫着偉大歌劇院的國家裏，才能產生法西斯主義。

他那燃燒着的個人主義，是受着意大利民族的遺傳性的。他顯然是很虛榮的；比方，他將里拉的固定匯率定為十九個換美金一元；定得那樣高，完全是為要超過法郎的價格。他早在一九一二年時，已被人叫做慢性的癩瘋病者了。

他是一個極歡喜活動的人。約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左右，希特拉費了五個小時的工夫和一個顯然是賣國賊的羅以慕談話，這一件事，使他聽了為之驚異不

置。

他對於個性和政治上的直覺是靈敏的。他曾說過：「我不能改變自己。我是像野獸一樣的。在天氣未變化前，我可以嗅出牠將如何變化。如果我的一切交給我的天性來支配，那是永不會做錯的。」

他的筆很流暢。他之進入成功之途是靠着筆而獲得權力的。

和別的獨裁者一樣，他也是記仇的。希特拉，史太林，墨索里尼，是從來不會寬恕過一個仇人的。

他並不是一個假冒爲善者。他自己坦白地承認他的野心是想攫奪權勢，而將盡力保持之。同時，他也聲明他並不是單單拿愛國去圖利的人。對祖國的責任是他的慾望。他有一次說：「是權慾使我戀棧麼？不，我的良知相信沒有一個意大利人作如是想。就連反對我的人恐怕也不會作如是想。我的責任，我對革命對意大利的責任，才留住了我。」（見芬納氏所著第二九五頁）

他做戲劇的能幹極大。在各近代政治家中間，除了托洛斯基或者可能和他相比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及得到他的台上工夫。

他具有政治上的世界知識。希特拉將德國看作一個「孤島」；墨索里尼則知道意大利外面還有不少東西。

最利害的，是他身上具有一種磁性的魔力。他的威儀，常可以從他的一舉一動中表示無遺；例如他舉手行禮的時候，那種把臂膊一伸的力量，竟會使你疑心到他的手會得離開他的身體的。這種威儀，能夠很快的就傳到別人的身上；當他出場閱兵時，他可以使全場人有如觸電一樣的感覺。

他較爲不好的地方，可約言之如下。

他太容易發脾氣。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一個他所深知而崇拜的新聞家到意大利去時，曾寫了一些批評意國侵阿舉動並不會得到舉世同情的話。當墨氏讀了那篇文章以後，（他將剪報紙幾乎都讀過），他就在預定和那訪員見面時，取消了那次的

會談。還有一樁較小的事件，「就是他禁止」『命運』(Fortune)雜誌在意國境內推銷，「命運」雜誌素來對他很公道；禁止的原故，大家相信是因為裏面有涉及他早年的事情，辭句如下：「我醒後第一件做什麼事，我要立刻起來，而不管同枕的人如何美麗。」

他很迷信。在他以前所收的許多禮物中，有一件是加拿馮爵士在埃及都坦克門墳中發掘出來的木乃伊。後來加氏死了。墨氏曾在半夜忽然驚醒，立刻起叫人將木乃伊從赤琪宮中(那時候他在那裏辦公)搬出去。

我已經講起過他的空房怔忡症。他現在之迅速而紊亂的舉動，也許還是從前被禁在四呎寬六呎長的監獄中的一種報復。

他和許多意大利人一樣，有好疑性，比方，當意皇由羅馬打電話到米蘭請他任首相的時候，他並非不相信這使命，可是一定要等官電証明以後才肯就職。

他並不是一個了不得的創作者；他的大部份計劃都是從別處抄襲來的。在思想

上，法西斯主義是馬克斯，尼采，索里爾等思想的混合物。法西斯敬禮也不是墨索里尼所發明，那是丹嫩齊奧曾提議過的；而黑衫一物也由A. C. C. 制服而模仿來的。

他有時候也會謙虛。他曾告訴盧威格說：「在我的地位，在一星期中，必須要做一次無意識的舉動。」

墨索里尼自己很知道他的個性的複雜。在他很感興趣的讀了某法西斯報紙連續登載的那些關於討論他個性的文章後，他就打電報給當地的提督，說：『請你召請那位報館主筆來，叫他停止那篇長篇文章，你可以對他說「因為墨索里尼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自己到底是怎樣的；所以別人要想清楚他，是太難了。」』

在一九三六年，當海格脫到羅馬去過以後，他曾這樣寫：「墨索里尼是一個意大利的傑出人材，從任何方面看來，他是腳踏實地的，大胆的和真實的。……他是「英雄造時勢」的英雄，這在英國是領導人民到「議會的山」的人，在意大利就是「火山」的領導者。墨索里尼本人就是「火山」。……他有時會得將血充滿了頭，變成一

座發怒的塔，或者像惡魔似可怕的頑固；而其結果則不一定是像輕烟般的消散，或者像火山流下的溶岩，或者是毀滅。」海格脫寫的時候，他聯想着科佛島的命運。九年以後，阿比西尼亞戰事爆發。

他是坦白直言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在波侖雅的演說中，說道：我將一枝大的橄欖樹枝獻給世界，這一枝樹枝，是從八百萬刺刀所結成的大叢林中發苗的；那八百萬枝亮晶晶的刺刀是從青年的心苗中產生的。（見國際公報第十三卷十號）

某次和一位德國新聞家談話，他喊着：「我們現在前進了一個大步。我們促成了德意軸心。這就是調整歐局的程序開始。你得知道——我不相信歐洲的合衆國；那是烏托邦，一個不可能的理想，因歷史上和地理政治學上的限制，是不可能成立的。……我們是在一個轉變的時代中，那些政治及社會的理想觀念都將破產。德謨克拉西已經嘗試夠了。那就是病源的核心。將來必拋棄集體制，也不再信任民衆的不穩定的反應力。德謨克拉西正像散沙一般，正像捲來捲去的沙。我們的國家政治

觀念是花崗石質的山峯。」

不久，他就實行他的諾言——在西班牙。

### 第九節 一個結實的猩猩

「有些人，必須等事實顯了顏色給他看了以後，才心領神會。」

——墨索里尼

「不相信勢力，就等于不相信地心吸力的原理一樣。」

——托洛斯基

墨索里尼第一次公開的作品，他在廿一歲寫的，那時他正深受到尼采的影響，是一篇關於力的哲理的論文。他常常被力的觀念所迷惑。可是，照他說，暴力應該「是外科手術」的而不是「玩玩」的。他將意大利的恐怖時代當作「國家的預防劑」，他寫過：「有些人必須將他隔離起來，正像醫生將患傳染病的人隔離起來一樣」。在

一九二一年，他曾因為棒喝團暴行太過分而辭去法西斯領袖的職務——爲時是極暫的。可是，他一直等到一九二七年，那些瀉油和棍子的工作完成後，才將棒喝團解散。

至于墨索里尼對於暴動問題的意見，則可于下文見之。

「在歷史上，幾曾有過一個完全聽民意而不使用勢力的政府？這種政府，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成立的。所謂「同意」也者，是和海邊的沙土那樣的會變遷的東西。我們沒有法子把握住牠，也不能將牠們固定起來。沒有一個政府能使牠的每一個百姓快樂。在解決某一個問題時，你即使有神仙一樣的智慧，結果總會有一部份人會對你不滿的。……你將如何避免這不滿的一部份的漸漸擴大起來，危害政府呢？你須用勢力去避免這種事件——在必要時，你當無情地使用勢力。奪了天下，而將政府建築在幾條死的原則上面者，其結果不過是再將天下拱手讓諸第一個起來造反的人而已。」



墨索里尼曾有五二次被人行刺；他是一個奧妙的相信命運者，不過並不因此而對於自己大意。故事是這樣的。在羅馬，只有警察廳長一個人，可以左右他的行止。他所走的路線，也是由廳長指定的；所以有幾條街，他簡直是從來沒有走過的。他由家裏走到辦公處的一段，却不用特別衛隊來保鏢的。

據傳說：希特拉在書桌櫃中備有一支小左輪鎗。相信那是因為打算在政權失敗的時候準備自殺。墨索里尼則不然。他是一個結實的大猩猩，不會這樣容易滅亡的。

### 第十節 他的心理的分析

維也納心理學家史蒂蓋爾博士 Dr. Wilhelm Stekel，對於墨索里尼，曾有過很動人的研究。照史氏的意思，墨氏強堅的意志和成就大業的專心，或者是由于乃父愛和恨兩個極端傾向而脫胎的。墨索里尼的父親是他村中的「第一人」。墨索里尼，在年紀很輕時，也已經做了意大利的「第一人」。童年時代的墨氏和他的父親一樣同

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後，他改變了，乃將社會主義踢開。照史氏看來，墨索里尼的轉變，是由于從意大利逃入瑞士以後；因為他也逃開了他的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曾被當地警察拘禁起來；現在墨氏送了他的父親的替人進獄。

墨索里尼必需永遠居於領導者的地位。學生時代，他曾坐在第三席——窮學生的位置——他認為畢生不忘的恥辱。講到爬山，他自己曾說過，他所喜歡的便是爬達山頂，做克服高度的勝利者。做磚匠，他常要放最上面的一塊磚。照史氏講，他的做磚匠，也有其心理上的意義。他先造平常的屋，然後造意大利的那所屋子。

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新聞家生涯和想做藝術家的念頭是常有衝突的，像一般的記者一樣，他也要寫小說和戲劇。他曾學過提琴（註六）。除了該撒和拿破侖之外，他就崇拜那些理想作家如莎士比亞，哥德，巴爾扎克，佩脫拉克，巴斯噶。他想做成詩家，是失敗了，所以他決計使他的一生，成爲藝術的作品。他成爲獨裁者的一部份原因——也是爲了創作藝術與他無緣。

註六 他和西耳次的談話中，他述明音樂——尤其是意大利的音樂——他是怎樣  
的感到興趣。

墨索里尼的一生，照史氏講，是一種幼年的反映；他想做一個不以苦樂為懷的  
克慾主義者，以報復幼年時代的恥辱和失敗；他入了羅馬史——昔日的祖國——的  
迷。他以為該撒是空前的偉人。所以他處處步武該撒。（一件小而有趣的事，他和  
該撒一樣對於惡劣天氣的感覺極敏。）除了該撒之外，在政治慾方面的對象，他又  
崇拜拿破侖，他且常常拿翁作為意大利看。他所寫的關於敘述拿破侖「一百天」一本戲  
劇是有特殊意義的；那時候拿破侖由埃爾巴島逃出來，而終於投入了最後的定數。

墨索里尼恨希特拉，因為他不能容許一個和他競爭的獨裁者。兩雄是不能並立  
的。他不但要阻止及戰勝希特拉，（例如在陶爾斐斯被刺後在奧國的鬥爭），他並且  
處處想超過希特拉。希特拉退出國聯，而墨索里尼則對國聯宣戰。希特拉平心靜氣  
的要求殖民地而不得要領，而墨索里尼却自己去取了阿比西尼亞。

依照墨索里尼在羅馬中央市場附近樹立的龐大的歷史大圖表所示；在該撤時代，英國不過是大羅馬帝國的前哨。在十八世紀，英國戰勝拿破崙而拘之于挨爾巴與聖黑拉那島。到現在，英國想將地中海——羅馬海 *Mare Nostrum*——變做不列顛的湖。說墨索里尼現在有擁護該撤而為拿破崙服仇的幻想，亦非全屬無稽的。

## 第二章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 第一節 據我們看來

當墨索里尼登台的時候，他除了保留飯碗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計劃；這是他自己坦白地承認的。可是他立刻就發現了一個計劃，那就是想代替階級鬥爭的口號而脫胎出來的——當然他的確比別人多用些腦汁——所謂階級合作。這就是法西斯的根源。希特拉和他却正相反。希氏是先有了固定的計劃上台的，但是當即就無形消滅了；墨氏却是毫無成竹上台的，倒就發明了一個的。

法西斯的經濟大綱，現在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私人財產，和私人利益，仍可保留，不過在政府嚴格的統制下保留着。政府將全國出產量——在理論上，由資方勞方代表的——共劃分為廿二種「公司」；衆議員則由「公司」中選擇出來。議員是依

職業而不依區域來選舉的；例如旅館業可以舉出一個代表，而都蘭省却是沒有的。計劃的進行是很小心而漸漸實施的；在一九三六年，牠還只具胚胎的形狀。每個「職業團」在法西斯黨中有主席監察委員；同時每個「職業團」則由墨索里尼派內閣員，或各部次長一人主其事。這一種特派員的選舉是先由法西斯最高議會選定名單再來「選舉」的；在選舉時，他們只有說「是」或「非」一個字。墨索里尼的兩次「大選」都是很沒有趣味的的事情。

無上威權的政府，可以為自己的利益而將一切經濟加以限制。所以從精神上講來，法西斯或者是「一種將意大利人變為羅馬人的企圖」，而從肉體上講來，他們却將意大利變成了一個牢監。照程泰爾 Gentile 說：「法西斯是將許多連續的思想變成了一個人」。而墨氏的怪戾的人格和個性，則可以規定牠的外型。

在一九三五年末，墨索里尼曾告訴一個英國的國際政治家，說他不會讓法西斯的意大利有舊式的資本家的存在。同時在全國職業團委員大會演講中，他說明：一

九三一——三四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深入了資本主義之中，已經成爲資本主義的本身制度的危機了。他說：「今天，我對你們宣佈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失敗了。」

是的，你會感覺到合作制的國家裏，反資本主義的觀念是很深的。資方不得政府同意，是不許開除工人的。資本家未得政府批准前，連一些小小的單獨行動，如擴充工廠等，都不許做的。工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資本家也須到政府所設的勞工交易所裏去僱工人。未得政府的許可，工廠是不許清理的；政府統制他們的信用的來源；並且要在他們收入中扣去一大筆累進率的所得稅。

可是，在法西斯制度下勞工却更爲不利。法西斯制度下，本來是沒有所謂自由的；惟一的問題就是法西斯制度的優點，能否償其所失。工人是不能自己講價了，工會是解了；他們就成爲勞資兩造中間較弱的一造了；他們的工資是可以（而且已經）被政府的命令任性的減低了；並且，最壞的，是他們也失了罷工之權。在資方，也就算有許多不利的地方，倒底還保有私人利益的。在墨氏提倡法西斯的本意，

雖非有意摧殘資本家，可是他却得了那種結果。資本運用的限制是「他們願意付出來的對付勢方的保証金」。你說：對嗎？

### 第一節 據墨索里尼說

在「意大利百科全書」中，墨索里尼在他的「法西斯主義」的論文裡開首就闡述他如何將「格言，先見，與希望」慢慢變成一種「有次序的主義」。他將法西斯的歷史以鬥爭的對象劃分時期，爲：（1）和平主義，（2）馬克思社會主義，（3）自由黨民主主義。他說：「惟有戰爭方可以將人類的能力提到最高峯，而將榮耀歸在有勇氣作戰的人們。」對於民主主義，他說：「法西斯主義否認：大多數——僅以簡單的事實來證明的大多數——可以領導人類的社會；牠也否認：幾百個人（指議會及內閣）能調整那永不變遷的，生利的，和能生效果的人類的的不平等；而法西斯主義恰足以証實那種種的不平等。」



他的最好的一段是講到法西斯主義即是整個國家的集權形態，他的辭句是：

「沒有一個主義是完全新的，有整個的定義的，也決沒有不抄襲些過去的遺教的……」。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國家的觀念，牠的個性，牠的職責，和牠的目的。法西斯主義認定國家是至高無上的；個人或團體固然是互相連繫的，但依法西斯主義看來，他們僅對國家發生關係……。國家的本身，法西斯所認定的國家，也就是法西斯主義所產生的國家，是一種精神的或道德的事實，因為牠的政治的司法的，經濟的組織是實質的；這樣的組織必有那種精神的來源……。」

「法西斯國家是一律的，而且也是一個初創的產物。這並不是反動的，而是革命的，所以牠負擔着解決普天下的政治問題的責任，這一類政治糾紛在別的國家裏，只能從各政黨的仇爭，議會政治的額外權力，或是政治會議的越權行為來解決的；對於經濟問題，法西斯主義積極提倡資本集中制度，在工業方面也採勞工集中制，這一種現象目下已日見發達而益見重要；在道德方面，法西斯主義注重秩序，紀

律，及服從，這就是全國的道德律。」

而他以帝國主義的需要來結束那篇論文：「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帝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擴張是動力的最基本的表演。」

## 第三章 意大利還有誰？

### 第一節 墨索里尼

「我前進時，跟着我；我倘若後退了，殺掉我；倘若我死了，爲我復仇。」

——墨索里尼

「世界上沒有一種革命，可以改變人類的天性。」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是三樣東西：法西斯黨的黨魁(El Duce)內閣的首相，(Capo del Governo)，和法西斯黨最高會議的主席。(法西斯最高會議是意大利最高的政府機關)。那三個職權都彙集在他一人身上，這當然是一樁很顯親揚名的事！以首相的資格，理論上講來，他對意王負責；以黨魁的身份，他指派最高會議的委員，而自己再來做主席。那法西斯最高會議管理意國的國會。

希特拉，在德國，把黨與國聯結起來；所以他是元首總理。墨索里尼並不如此，可是效果却相同。

在蘇聯，史太林，理論上恰與墨索里尼相反，是共產黨所選派，而且對共產黨負責；在意大利，法西斯最高會議則簡直是墨索里尼的屬下。同時，史太林，却和墨索里尼一樣，也把黨與國，在理論方面，是分開的。

墨索里尼，以目下爲止，是僅有的獨裁者——他已經把繼承人物布置好了的。法西斯最高會議大致有二十五位會員；那會員人選，除了現任重要官員及永遠會員外，是時常變遷的，也是秘密的；根本上，那最高會議也是秘密地召集的。（法西斯黨的書記及幾個重要人物，只要他們保持黨裏或內閣裏的職任，終是最高會議的會員；巴爾波，蒲諾，維齊——那三個還生存的「向羅馬行進時的四騎士」現是永久會員）倘若墨索里尼死了，最高會議就應該把名單給意王選擇一個繼承人物。據說，現在已經有了三個名字寫在那張名單上——那當然是墨索里尼所指定的。

墨索里尼曾對盧威格說過：將來決沒有第二個黨魁；他的意思當然是說：將來決沒有和自己一樣的黨魁。那班在他左右的人，的確，是一些「小魚」。在意大利，沒有戈林將軍，也沒有卡格諾維却。每當一個助手如格蘭蒂或巴爾波等成了名人的時候，墨索里尼，他不歡喜有多餘的助手在他的麾下，便決意驅逐了他。蒲諾將軍，在攻克阿杜華及麥蓋爾兩座名城之後，便被取消了征阿的統帥權。現任法西斯黨的書記，史泰雷斯，之所以繼續保持職權者就靠他極對服從的手腕；倘若他，愚笨地，想弄權，他必得到他的解職。

墨索里尼便是法西斯制度；倘若他死了，那制度是否仍舊存在？那答案應該是「否」；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那別的國家裏的前例。戰後已經死了四個獨裁者：列寧，陶爾斐斯，南斯拉夫之亞歷山大，和畢爾蘇斯基。那四位所創立的制度，在範圍及精神方面，相差甚遠；但是他們的制度却都仍然存在。（奧國到了現在才被外來勢力所廢止。）

## 第一節 愛麥虞限二世

意大利的王還保存着「蟬聯」的担保——倘若他想要做的話——因為他可以任命一個新的首相的權柄。這正是墨索里尼與衆（指獨裁者而言）不同的地方，他保存了一個在他之上的偶像。

愛麥虞限三世，生於一八六九年，是歐洲國王之首領，在位已三十七年了。因他的父親被刺而薨，他遂登基。未登基前，他在軍隊中服務。他娶了一個蒙特尼格羅的公主，叫做愛梨娜。在他的一生中，有兩樁偉大的決斷：一是一九一五年把基里蒂解職，這便使意大利加入大戰；一是歡迎墨索里尼向羅馬行進。他是一個熱心的古錢收藏家。他是和氣，受過良好教育的，和，跟大部的意人一樣，够智慧的。他的薪水是每年一一、二五〇、〇〇〇里拉，約合英金二十萬鎊。他跟墨索里尼的關係，與謠言相反，是很相得的。

但是，一個小故事是如此的！

在意征阿之初，愛麥虞限三世很高興地對此舉表示滿意，他說：

「倘若我們戰勝了，我便是阿比西尼亞之王。倘若我們戰敗了，我才是意大利之王！」

## 第二節 法西斯黨的書記

法西斯黨的書記的職務是製造錯誤。墨索里尼給他做所有的內部工作；當他已經使他够不漂亮了，類如十分努力實施紀律，拒絕升級獎章，挑選人才，等等，他立即被革除，而由另外一人接充。從法西斯黨成立迄今，自一九一九年起，一共有六位書記；換一句話來說，平均每兩年半換一位書記。皮恩齊，「四騎士之一」是第一任書記，後來因麥蒂奧地案牽涉的關係，墨索里尼卸了他的職務。他的接替者，齊恩泰，是丹嫩齊奧的部下，牽涉於阜姆城之暴動案，當然遭遇了他的命運。次

之爲弗命納齊，格里摩拿的省長；他是太暴躁了，那墨索里尼亦難忍受；到了今日，他是湮沒無名的人物了。再次之，那位奧格斯吐，都拉蒂，一位更能幹的更可敬的人，居然在職四年之久；可是到了現在，他幽閉於羅德斯的島上。繼他就職的是紀拉蒂；他是「法西斯十誡」的作者。現在的執行職務者是一隻小心翼翼的「看門狗」阿啓爾，史泰雷斯。

機緣所造成的，史泰雷斯有一雙眼球突出的眼睛，有些像墨索里尼；他有時就要被人誣陷他「奴隸學他的主人的形體」，當他的眼睛突出的時候或滾轉的時候，而他的眼睛却時常有這一類的現象。在「保險」範圍之內，他有小型的誇大狂，他有一個堂皇的辦公廳；據說，他還有一架機械，專爲鍛鍊他的指力的設備，俾得在跟人緊握手時可以增力量。史泰雷斯，在他就任書記職務之一日，也兼任最高會議之副主席；所以他，在黨員之間，勢力頗大。他也是 *Dopolavoro* 運動（與吾國之新生活運動相仿）的主任，這種運動是監督法西斯黨人工作時及消閒時的效率及行動



他的職務就使他不受人歡迎；可是。他的誠實確是人人贊賞的。史泰雷斯，到現在為止，僅「鑄」一次「大錯」——他公布宣佈謂函件中應有「黨魁萬歲」字樣。第二天，意大利民報上發現一段社論，顯然是墨索里尼的隱名作品，反對此項提議，因為墨索里尼本人決不願意抄襲納粹德國之「希特拉萬歲」的老調。

#### 第四節 齊亞諾

跟墨索里尼更接近的更親熱的，則是加里柴·齊亞諾伯爵 Galeazzo Ciano，他的女婿，新任的外相。他的父親，康斯登柴·齊亞諾伯爵 Costanzo Ciano，前交通部長，現任「職業團會議」主席，是墨索里尼最親信的助手之一；老齊亞諾伯爵，據說，是最高會議所列舉的黨魁承繼者三人之一。小齊亞諾，幹練而聰穎，早就進入外交工作，曾歷任南美洲大使，中國總領事（後升大使），宣傳部長，等職；後來在阿比西尼亞服務。他，在羅馬新聞界中，頗受歡迎。

他的朋友，有一次，對於他的毫不經意地描寫新式機械的屠殺，感覺到震驚。在阿比西尼亞轟炸阿軍之後，他對記者們談話時，說過這樣的話：

「當你們看見一大隊的阿軍集中在一起的時候，你們開幾排機關槍，他們便分散開去，而穩匿在長草叢間。於是，當你再毫無目標似地開幾排機關槍，他們都想法子彈在他們的身邊落下來，他們就立刻四散亂逃，在這個時候，你們就可以一個一個地把他們「做」了。」

——（見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夜報）

在一九三六年簽訂了「六原則」之後，德意軸心就產生了，年青的齊亞諾會對紐約泰晤士報記者作如下生動的談話：「我的私下的計劃——與德國接合——已經成了事實！」

齊亞諾，在外相任內，並沒有過舒適的日子。西班牙是呼喊著，地中海糾紛蔓延著，他跟英國的關係總有些煩惱。看來似乎尼維爾，張伯倫，在「英意君子協定」

之後，十分遷就墨索里尼，却終沒有何等效果（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了）。英王喬治六世加冕的時候，意大利不派使者覲賀；有一時期，意籍的新聞家退出倫敦。

另一位比較有權力的助手是愛德孟陀，羅宋尼 Edmondo Rosoni，首相的「秘書長」，他曾在美國多年，做一個工會組織者。羅宋尼對於墨索里尼的供獻，是組織勞工聯合會。

### 第五節 巴爾波

衣泰羅，巴爾波 Italo Balbo，以瀉油制裁非法西斯黨人的發明者稱頌於一時，可以說是「生來便是法西斯黨人」，也是墨索里尼之前任的「左右手」，仍在一九三七年被「充軍」到里比亞，做那一省的總督。在征阿一役中，他毫無參加的地位；據說，他在戰初極力反對此舉。巴爾波，在他有戲劇意味的成功後從羅馬到支加哥的長途飛行之後，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捲好舖蓋行李到里比亞去了。他的名字最多只許

每月一次在意大利的日報上發現。

那故事是這樣的，墨索里尼之所以要趕出巴爾波者，第一因為他的飛行的名氣太響亮。但是另一理由則是他跟意國王子恩勃陀的友誼太親近了。在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恩勃陀有反法西斯的傾向；那小氣的墨索里尼就臨時竄改了軍隊中的勤王誓語，刪去了「對王的繼承者的服從」一句。當時，就有一種消息說，阿華斯泰公爵，一位法西斯主義的崇拜者，行將接替恩勃陀的繼承王位的王子。在這時候，巴爾波是恩勃陀的人。據可靠方面消息，意王也曾訓誡過恩勃陀，他的念頭是愚笨的。但是巴爾波仍與恩勃陀頗為接近；他時常，從里比西飛到那泊拉斯，王子所居之處，並且很神秘地在宮中住上一二天。

在法西斯意大利之內，巴爾波是僅有的一位可以自由行動，在某種限制之內。當他在航空部長任內，一次墨索里尼不批准他的航空預算；巴爾波，當他到威尼斯宮的時候，看見墨氏的寫字枱旁邊的一隻椅子（平時必有的）不見了。這意思是巴爾

波在墨氏眼光中看來當他是學堂裏的小學生看待，要他立着同墨氏談話。他却立刻跳上去，坐在墨氏的書桌上。

體格魁梧，留着黃鬚鬚，怪有威風的也够傲慢的樣子，巴爾波生於一八九七年，在蒲隆亞附近之斐拉拉。在孩子時期，他即入伍；在十多歲的時候，曾獲許多獎章；廿歲，他創辦一張日報；他曾參加丹嫩齊亞一役，在一九一九年即首先加入墨索里尼的運動。在他顯赫的時代，爲棒喝團所妒忌；他曾從社會黨手中攻陷拉維那，派麥兩城；而在某一時期，也會解除黨籍。至廿六歲，他是法西斯軍隊之首席司令；後來，他任經濟部次長；最後就航空部長職。在他橫飛支加哥之前，他曾組織及領導同樣的列隊飛行到奧坦賽，圍繞地中海，及巴西。

在芬納一書中，巴爾波曾作如下的談話，十足顯示早期的法西斯黨人與納粹黨人的相同點：

「當我從戰事回來之後——正像許多的別人一樣——我痛恨政治及政治家，在

我的見解看來，一般的政治家都欺騙了兵士的希望，使意大利慙懃于可恥的和平及英雄的崇拜。奮鬥，鬥爭才能回復佐利提的土地，誰在每一樁事作生意經呀？不，其實是推翻所有事物，破壞所有事物，才可以從根本革新所有事物。』

### 第六節 其他的戰士

愛米利亞·特·蒲諾上將 Emilio de Bono「四騎士」之一是征阿之役第一任意軍總司令。生於一八六六年，比巴爾波幾乎老上一代，他正式在軍隊服務多年；他在大戰時爲墨索里尼一隊中之司令。鑒於意大利之「腐敗」，在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兩年中，他辭去維隆那所駐之軍隊司令職，而加入法西斯運動。他是一個業餘的音樂家，黑衫黨之第一支進行曲便是他製譜的。他曾任的黎波里省的總督，後來任殖民部長。

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墨索里尼削去蒲諾的軍權，而替以比亞脫維，巴杜利亞

上將 Manhall, Pietro Badoglio——意大到最著名之軍人。所以要如此替換的理由有幾個。有一樁事是確定的，蒲諾是盡職的，他把他的工作做完成了，雖然軍事的發展是迂緩的。另一方面，巴杜利亞之任命可以使征阿一功由正規軍及黑衫團各沾一分。這是很聰敏的，墨索里尼硬把巴杜利亞騎上馬背，給他一個「此戰必勝」的責任。這次戰事當然是勝了；巴杜利亞上將便成了第一任的阿比西尼亞的總督，和阿弟斯阿巴巴公爵的榮銜。

巴杜利亞上將的從軍事業是循軌蹈矩的却也相當出色的。他生於一八七五，一八九〇年加入砲兵隊；每一次意國對外作戰均參預其間，而是一八九六年阿杜華之役的生存者；他因勇敢而得獎章者有七次之多。大戰之後，他忽而任上議院議員，忽而任巴西大使，忽而任參謀本部主任，及軍事委員會的會長。倘若意王下諭的話，他可以擊潰「向羅馬挺進」的黑衫軍。一般人均相信：在開始的時候，他反對阿比西尼亞的戰事；在那時候，參謀本部曾草有一張征阿之戰種種可能的阻礙的報告，



應說，被墨索里尼撒碎了。但是，到現在，墨索里尼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魯道爾夫 Rudolfo 格拉齊尼 Graziani 將軍，本來是索馬利海岸保護國的軍隊首領，對於非洲的情形很熟識；在挨利特累阿，他曾做下級軍官七年，從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他是西利內伊卡的「和事老」。軍事學專家叫他意大利最好的軍人。他繼巴杜利亞上將而握阿比西尼亞之軍權。一九三七年，在阿弟斯阿巴巴，他幾乎被刺，跟着便是阿人的大屠殺！

阿梯利阿·脫魯柴將軍 Atilio Teruzzi，法西斯軍之參謀總長職者七年，在一九三五年是阿境內黑衫軍之司令。他本來是一位陸軍的軍官，後來變做了一個政治家。和蒲諾一樣，他放棄了軍事生活，在大戰後，加入了墨索里尼的運動。一位虎虎有生氣的，滿顏黑鬚子的人，他曾歷任代表，內政部次長及里比亞的總督……：蓋塞潑，拜鳳將軍 Giuseppe Pavone 一個正規出身的軍官，在非洲多年，曾加入丹嫩齊亞之流寇，被尼蒂政府所革職；墨索里尼為之復職。他發明黑纓帽，很像



土耳其式的帽子，即是黑衫軍制服之一部。陶爾斐斯被刺後，他就在奧國邊境上組織「巴杜」師團。拜風的父親因一八四八年在尼波爾斯計劃愛國工作謀推翻法國波旁王族，而被處死刑。他被稱為「黑魔」。在阿比西尼亞，他統率埃和特累阿的土人軍隊。

### 第七節 其他的外交家

旁比阿·阿羅亞西男爵 Pompeo Aloisi，在日內瓦代表墨索里尼講位的一位，對於他的職務的確勝任愉快，硬而有小聰敏；他必需保持自身之尊嚴，同時又要引誘別人聽從他的判斷語，其實他不過是墨索里尼的咀而已，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的時候。他的暴躁的老闆在威尼斯宮大叫大跳；他在日內瓦的會議桌上還要裝出鎮定的神氣和姿勢。墨索里尼給他蠻橫不講理的命令，類如誣陷阿比西尼亞人是侵略者；而他仍擺出鼓舌如簧的架子及一副正經面孔。

一八七五年出身於一個羅馬貴族家裏，阿羅亞西初爲海軍軍官，復進外交部服務。他有廣濶的經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時候，他是意大利代表團中的官方記者。他簡直是一位「旅行的外交家」，墨索里尼很少相信這一類人物的，他曾在哥本哈根，蒂拉那，不加勒斯多，恩卡勒，及東京，做過大使或公使。他是墨索里尼征服阿爾巴尼亞的暗探；在日本的時候，他簡直成了一個文學家了，他在空閒的時候，寫了一部關於日本藝術的書。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二年，派他到國際聯盟去。他在那裏也工作得很好，薩爾區的公民投票便是他所籌備的。

在某一時期的，墨索里尼所信任的外交方面的人是地諾，葛蘭蒂 *Dino Grandi*。但是在洛桑會議（討論德國賠償款項問題）的時候，英法締結協定，意國不在其內，於是葛蘭蒂被罰，放出做英國大使——意思是叫他到倫敦去學習些不列顛人的外交手腕。一九三五年夏天，因葛蘭蒂未曾預先通知墨索里尼，英國將首先實行對意經濟制裁；墨索里尼亦對他大發脾氣。但是，有許多別的事情上，葛蘭蒂是被人欺

曠的，葛蘭蒂，在他少年時代，生活向來不甚富裕。他現於熱那亞的沙里麥公司有關係，那公司曾從事於沉沒的「埃及號」郵船撈起大量純金。（那是近年航海業之一偉大成功）他有一個和霽善交的個性，彷彿是聖詹姆斯庭上最討人歡喜的大使。

前外交部次長，富爾維阿，蘇維却 Fulvio Savich，以服飾時髦著名於外交界中生於特和埃斯特，當時在奧國境內。在大戰時，他從奧國的前線投降到意國軍隊。現在的時候，意國的外交政策與他毫無關係；一九三六年，他被任為駐美大使。

## 第四章 意大利到那裏去？

### 第一節 牠的本錢

意大利何以要征阿？也就是問，意大利的國策如何？在未談到這兩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需先來考察一下意大利的經濟實情，有墨索里尼與無墨索里尼的時候。

意大利有四千二百萬的人口，與法國的人口相等，但版圖僅及法國三分之一。人口繁殖率却有驚人的數字，每年增加人口四十五萬。「我們是餓着想土地！」墨索里尼他自己就這樣說過，「因為我們繁生得很多，並且決計如此繁生下去。」在這四千二百萬人口中，極大部份是以農為生的；僅僅百分之十是工業的從業者。人口百分之二十一是不識字的。這一個國家根本上缺乏原料；牠沒有橡皮，錫，鎳，鎢，雲母，及鎂；有許多重要物都靠國外輸入的，類如棉花占百分之九十九，羊毛占

百分之八十，煤占百分之九十五，鑛油占百分之九十九，鋼鐵占百分之八十，銅占百分之九十九。雖然墨索里尼的「對穀類作戰」，意國的農產還不够本國的食料上的需要；牠一定要輸入百分之十五的肉類，百分之二十的穀類。最後，意大利有世界上強國中最遼闊的海岸線——日本除外。

墨索里尼的工作，在法西斯時代的頭幾年，籠統地講來，是設法將這樣一個「天不幫忙」的國家變成一個列強之一。他成功了，但在一個可怕的價值之下。稅收增加到「喫」了全國收入百分之三十八。國際貿易仍然是巨大的漏卮。國家預算的債方從一個還可彌補的一千一百萬鎊（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增加到六千鎊（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以至於一萬零七百萬鎊（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這最後一個數字恰抵全國稅收百分之二十五。征阿一役之籌備經費，在戰事未開始之前，為二十萬萬里拉，約合英金三千三百萬鎊。意大利的「現金準備」便少去了一半：墨索里尼曾對神罰誓過「最後一滴血亦必維持里拉的滙兌率，但是因財政的影響

只得放棄金單位制。那一次阿戰所耗費的金錢更無從計算了。

### 第二節 榮耀富貴

現在已經是很確定了，正如尼格蒲格 H. R. Knickerbocker 及陶樂賽·湯潑遜 Dorothy Thompson 所指定，在民主國家所適用的經濟律到了獨裁制度之下就根本失去效力。希特拉，或墨索里尼，可以變種種的「金錢戲法」，非舊式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能的。經濟，在希特拉或墨索里尼之控制下，便成了純粹的政治問題；惟一問題是人民可以忍受獨裁的支配到如何程度。即使如此，意大利的內部情形，到了九三四年末及一九三五年初的時候，已經逼迫着省政府必需「向外發展，這當然是獨裁者必取的手段。爲什麼他必需作戰的理由，就是，爲什麼墨索里尼作戰了。問題不是他能否作戰，而是他能否不作戰。」

我決不相信：墨索里尼（這跟希特拉一樣的，不甚注意到經濟上去）之所以急於

作戰是專為經濟原因而使然。這裡面有許多「政治——國家主義」的原素。墨索里尼極對不是這樣一種人，他以為國家及國疆是經濟發展的功用。他的思想直接地以為土地獲得政治信心的模型。倫敦秘約引誘了意大利脫離「三國聯盟」而加入協約國方面參加大戰。在這個秘約內，英法所允許意國的勝利條件却比牠所質得的來得少。

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整個的失敗。他終站在一個相反的地位；意大利，大戰後戰勝國之一，却要求凡爾塞條約的修改。法國阻止墨索里尼踏進突尼斯；阿爾巴尼亞的侵占是一個耗費大而得惠少的試驗；他的「四強合約」，想組織一個二十世紀初的神聖聯盟的成例，還仍未實現；阿拉伯之戰，他是演一齣倒串的喜劇；他想叫巴爾幹的蒸爐沸騰，但是又被巴爾幹協定所擊敗，反而造成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及希臘的聯合來抵制他；他曾經伸展勢力範圍到奧國及匈牙利，到了現在又給希特拉一拳打倒。

但是僅僅為政治，還不至於要戰爭。法西斯主義的「氣候」是很高的，很有力的

。正和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墨索里尼是「一個榮譽的囚徒」他需必要做些事情出來。希特拉起步太快，在世界注意的第一條新聞欄內，已超過墨索里尼許多路程。墨索里尼本身是一個戰士，一個帝國主義家；據他講起來，「帝國主義」是生活之永遠不變之定律。每一個合理的旁觀的考慮都告訴墨索里尼——一個十分智慧的人物——征阿戰爭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事體。早已公認為歐洲政治的真理——意大利永久要靠大不列顛的扶助，因為牠的突出的海岸線及地中海英國艦隊的控制力是應該考慮的。墨索里尼看不起這個真理。這是一個頗有趣味的例子，個人的個性（或許是妄大狂）對於政治關係的重要。墨索里尼對於在阿比西尼亞研究的地質學家的悲觀的報告也並不驚駭。他曉得什麼是最重要的收穫——榮耀。

另一原因則是那無從捉摸的有伸縮性的觀念——叫做國家的「尊嚴」。希特拉藉此而得勢。意大利人，雖然有了一個異索里尼，仍舊不忘阿杜華一戰之恥辱（一八九六年阿比西尼亞人大屠殺意人於阿杜華）及卡波蘭拖一役之敗績，（在大戰時，德



與軍隊在該地突破意大利防線，爲協約國方面大敗之一役）。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一樣，是想報復年青時期的恥辱，回到意大利來，樹起自尊自大的威嚴，與沙羅美向有血的葉盤中跟約翰接吻有同一的下意識行爲。

## 第二節 戰爭中的狗

爲什麼墨索里尼揀中阿比西尼亞呢？最簡單的理由是：意大利加入侵畧國的集團太晚了，只剩了阿比西尼亞的一塊地了。繼續着一個問題來了。爲什麼英法不把殖民地擴展到阿比西尼亞呢？因爲阿比西尼亞的一塊土地，倘若由歐洲人去占領牠，耗費浩大；而這地方的天然資源是不可靠的，同時那阿比西尼亞人是善於戰鬥的民族，克服他們並非易事。

一九一五年之倫敦秘約的內容中有如是規定：「苟如英法在非洲擴張殖民地（以德國爲犧牲者），英法兩國在原則上同意：意國可以請求殖民地的酬報，尤其在

意殖民地埃和特累阿，索馬利，及里比亞的邊境上。」阿比西尼亞是在索里利與埃和特累阿之間。

阿比西尼亞，在一九二三年，加入國際聯盟，當時法國與意國是做牠的「天母」的。意國對於阿之入盟贊助尤力，因為這可以驅逐英國在阿之勢力。（在一九〇六年，英法意曾有瓜分阿國之協定，各認各國所指定的勢力範圍）這便是墨索里尼的錯誤。任何一個想占英國的便宜，日子長久必因之喫虧。倘若阿比西尼亞不是國聯會員國之一，英國就不能喚起全世界的輿論來咒罵意大利，在那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戰爭中。

在一九二八年，意大利曾與阿國訂約，一個「友誼，互惠，扶助」的和約。那和約第二條，兩國都自願「互相決不侵犯訂約國之獨立」。然而，七年之後，墨索里尼撕碎了。

開始挑釁的事變，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在華爾華爾的地發生的——據說是

一個「邊疆」衝突；但是，事實上，即在當時的意大利的地圖上看來（他們後來趕緊地改了），華爾華爾大約離索馬利的邊界有一百英里之外，深在阿國境內。戰端之肇始是——一個英阿合組的邊疆監視會在華爾華爾發現一隊意國兵裝營着。英國人後退了；阿比西尼亞人打了。死了卅二個意大利人，一百十個阿國人。這也許就是墨索里尼所期待的結果；無論如何，一封火氣十足的愛的美敦就送到阿地斯阿巴巴了；那墨索里尼——完全是「戰前」的準備——要求阿國人道歉，對意大利國行敬禮，及賠款二萬鎊。

以後的過程是誰都知道的。

希特拉在萊茵流域（現在當加上併奧之役）的勝利，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的勝利，西班牙的內戰，是同一顆有毒的樹上的叉枝。這或者可以算是勝利，這當然代表迅速，重擊的法西斯主義暫時的凱旋，對抗迂緩，混沌的民主主義活動的力量。墨索里尼已成功促成了法西斯前進曲彌漫全歐：丹濟的葛雷柴，西班牙之法朗哥

都出演了。今日歐洲之行動是法律與主權對拳頭及機槍的鬥爭。這鬥爭是在乎尊重國際間的義務權利的主義與最急進的冒險的國家主義。那冒險家已經得勝了好幾場步哨衝突。但是民主主義會有最後的勝利。

墨索里尼是一個不顧一切的有力的賭徒，把意大利走上一條新的小路。但是意大利的前途，正和德國的前途一樣，依靠着大不列顛帝國。那法西斯國家的兇暴的年青的野心，終有一日與英格蘭的成熟的能力發生衝突，那時候……？

## 第五章 今日的意大利如何呢？

### 第一節 野草當麵包

在今日的意大利有一個現象，它是常會被往該國作旅行的外國觀察家們所忽略的，那就是食物市場上的淒慘情形。最近因為主要產物的短少，尤其是牛奶，牛油和乾酪，益發增加了它的嚴重性。甚至麪包也有了消耗的限制。每一個小城市的郊外，簡直是一個普遍的鏡頭，看到居民携着小籃盡量採買些各種勉強可充飢的野草似的菜蔬。

據米蘭(Milan)地方當局所公布的統計看來，該地居民於一九三六年全年中每人所消費的牛肉，平均祇有七十九磅。事實上，大部份的居民尚不到這個數字；待遇較優的，尤其是法西斯蒂的領袖們，則消費量較大。這也必須牢記的，關於生活

的程度，在意大利已沒有別的城市可接近，這倫白她（Lombardy）的大工業之都會了。查以往在一九三三年時，雖然這時全世界正鬧着經濟不景氣，牛肉的消費率却是每人八十六磅。

外國的新聞記者和旅行家們，他們羨慕着意大利底新而良好的汽車路，公共建築物，和鐵路上的客車，難得到阡陌之區像卡加勃里亞（Catalonia）等地方去的，那裡，農人們每日僅得一餐，所食的也大部是麪包。僅僅這，已足以表示出：所以在侵略阿比西尼亞時，該國有些部份，在六千居民里曾有一千居民報告入伍的原因來了。在意大利那些人們同時也是爲西班牙而征出的「志願兵」，普通都被稱之爲「飢餓志願兵」的。

最近的增加工資的準率，業已證明是一個完全不適當的措置；這是很顯明的法西斯的報紙，也突然停止把它作爲對工人的一種大大的恩惠，而予以捧場了。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二的工資，很明顯的是不能適應於增加百分之四十的生活價格。有好

多雇主，且爲規避增薪及多開支計，甚至常常開除舊有工人，或以較低的工資另僱了新工人。

外人如要考察一下意大利真實的情況，那祇須不厭麻煩在午餐時前往意大利兵營一行就得，那裡他們會看到成隊的半飢餓的，衣衫襤褸的人民，在哀求着兵士給他們一塊麪包，或一匙肉湯。

這種悽慘情形的日益增高，其結果如何，只要一讀意大利的報紙即可瞭然胸中，上面滿載着小竊行爲的激增，尤多廢鐵及其他金屬物品的失竊案，殘鐵等在今日的意大利算是比較高貴的東西。威尼斯著名的「追思橋」頂所覆着的鉛板，也曾被竊，這可作爲一個離奇的例。

因了一般的窮困，和稅收短少的結果，使地方當局遭遇了嚴重的財政上的困難。於是每一個可能作爲收入來源的，就無不設法開拓着。所以對每一個漏稅人徵收高額的罰鍰已變成了一個華貴的「工業」。每一個巡警，假使他在一個月中，未曾拘

獲到入犯，而無法交出至少五十里拉的罰金時，那他就有了減薪的危險，甚至革職。一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去向不造生意的商人那裡勒索巨額罰金，因為貨物的賣價水準是最近被當局新規定的，確使商人無利可圖了。

### 第一節 反法西斯的傾向

在意大利全國之內，每一鎮，每一縣都有秘密警察在活動着，此種活動在集權政制的國家內是只有一個意義——政府開始覺到它的地位的不穩固了。出征阿比西尼亞的結果的令人失望，加上在西班牙加達拉布拉前線意軍全師的覆沒，和國內經濟情況的長此蕭條，已造成了那般普遍的不滿，國家已被逼覺到須開始一個強烈的行動來壓制人民的不滿了。

沒有一個階層的人民，曾逃過墨索里尼的秘密特務員的毒手的。不但是工人，農人，和商人，而且學生，職業人，甚至大批法西斯黨人，和它的附屬組織，如法



西斯民軍等，都在被害人之列。過去服務的成績，和今日的地位，是完全不復顧到，警士的利爪會出而攫取所有的反法西斯的嫌疑者。

佛洛倫斯省 Michelangelo Tozzi 地方的一個學校中，學生是曾用了國際歌和高呼『打倒法西斯主義』來歡迎過法西斯青年中央機關的教授和校長。在其後舉行的嚴密偵查中，沒有一個學生——裏面並有着黨員——願供出誰是這次示威的發動者。在亞特蒙脫省省會吐林地方，也是傳統的皇帝觀念最濃的地方，曾有數百智識青年和小職員，因了一個單純的行動而被拘捕。整個吐斯甘內是在談論着——不如說是低語吧——關於佛洛倫斯省甘列里奧廠內的不下一百八十個工人的大批逮捕事件，和力究里亞省省會齊諾亞數百學生的被拘案，那里對墨索里尼生命的威脅，是會一再的發現書寫於牆壁之上。在米蘭有青年術藝家二十五人及雕刻家一批，被捉將官裏，原因是爲了對西班牙共和政府表示同情。在波洛那老古的大學城中，一天早晨，法西斯巡警們不由得驚惶失措起來，因爲在那里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竟飄揚着紅旗

，而法西斯黨徽則受到了最悽慘的待遇。在警士大事搜捕在米蘭的學生和居民的家時，發現了不少的反法西斯報紙，都是從國外秘密運入的。

在意大利內，所可知的西班牙戰事的進行，較之可使人相信的還相差懸殊。人民們却從無線電裡聽到問題的另一面，同時可辨別出刊載於報紙之上的新聞是從新聞及宣傳部發出來的那有色彩的及可奇異的消息，全意大利都熱切地等候着巴塞羅納，馬德里，瓦倫西亞和托羅薩的廣播時間。在意大利短波收音機的需要狀況，已為空前未見，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如收聽「禁止」的電臺，一經查獲時，將會受到極厲害的處罰的。

## 第二節 「噢」及「詐取」

孟却斯德導報上曾發表過這樣的話：「普遍的相信是這樣的，獨裁者是鐵的靈魂，厚的皮膚；那理由就是，他們是世界上感覺最敏銳的人們……民主派的領袖

却是硬而堅韌的。他們當得起人家的批評，甚而置之不理。獨裁者就不能如此；一個不容氣的註語，甚至於善意的幽默性的嘲笑，就認為不能忍受的，像煞全國的經脈都應獨裁者的神經錯亂而動搖。」

向蘇聯嘲笑，我們總看見，對五年計劃的雷厲執行而發；德國的笑話大致是根據於「恐怖」；意國的笑話，也許是很別緻的——與其他國際間的笑話不同——大致是講到貪賍，舞弊，等等的腐敗。墨索里尼本身是並無財政上不規則的傳說，但是，倘若那禁止發表的流行於意大利的笑話是畧有意義的話，一定有許多法西斯黨人對於小領袖小偉人是看得很輕的。法西斯黨，自然，統制了所有的職務；因為這一個事實，那挪挪就不逕而走了。

大部份的意大利的笑話集中於一個字上，「Mangiare」，這個字有兩個意義，「喫」及「詐取」。

譬如：小羅曼諾·墨索里尼，在餐席上，對他的父親說：「父親，要做到像你

那樣的大人物，我應該做些什麼呢？」墨索里尼回答說：「噢，不許響。」

動物中最富有法西斯意味的是象；因為牠先行法西斯敬禮——然後才噢。法西斯的標幟在每一個火車頭上都裝好的——因為牠「噢下」那條鐵路。維蘇維斯山最近受到勳位，因為他開着嘴——要噢。一個旅行者喊住一個巡捕：「在這城市中，我到什麼地方可以喫到最好的酒菜？」回答是：「在法西斯黨黨部裏。」

另外一種聊天是如此。在一個老法西斯黨人的會議中，一個人喊着：「意大利屬於誰的？」全體合唱：「屬於我們的！」「勝利屬於誰的？」合唱：「屬於我們的！」「工作屬於誰的？」那全體的黨人感到了難為情，而不作回答，於是合唱法西斯的黨歌。

在意大利全國，沒有一條叫做「墨索里尼」的路或街。那是因為意大利的「Via」個字的意義，不僅是「路」，也解釋作「滾」。

## 第六章 意大利究竟有多少力量？

### 第一節 八百萬刺刀

在意大利的國境之內及國境之外，一個意大利的威力的傳說勃興起來了。墨索里尼並不隱蔽他的好戰的命意，而且大吹特吹他的計劃及實施計劃的工具。爲求實現他所夢想的帝國起見，意大利必需有能適合新模型的力量。墨索里尼說：他已經幾乎完成他的「大日子」的準備。他聲言：他已經有了一個極有力的作戰機構，因爲他已創造了這樣機構。

但是，事實是兩樣的。今日之意大利並不比七年前，更強，更軍事化，更富有危險性。僅有的區別，現在和從前比較之下，墨索里尼所創造的傳說是可以承認的。

墨累里尼談到「八百萬刺刀」。這一個數字是過分誇張的。在大戰的時候，意大利約有五百萬軍隊。那時候，意大利的人口是三千八百萬，而當兵役的壯丁已搜羅殆盡，不論在意大利國境之內，及其他任何地方。在大戰的末年，十八歲的孩童也加入前線了。到了今天，決不能再派出比一九一八年更大的百分率的兵來。今日的人口是四千四百萬。所以，意國軍隊決難超出六百萬的額限。墨累里尼又談到刺刀。然而這六百萬入役的兵也不是個個都會肩槍及刺刀的。不過一部份是拿刺刀的；其餘，正像任何一個軍隊一樣，則必需作輔助第一線戰士的工作，類如在後方做各種呆板的運輸工作。

目下的軍隊，在數字上，固然比從前是畧略優越些；但是講到機械方面，未見有何進步。炮隊，陸軍的支柱——據巴杜利亞上將說來，炮兵隊於意國更爲重要——的力量離列強的水準甚遠。現在的材料大都還是大戰時所遺下來的東西，內中之一大部是奧國的戰利品。

最近西西利的軍事演習之後，意大利的各報上也竭力鼓吹意軍隊需機械化。意大利陸軍機械化的推動現在還是萌芽時期，與蘇聯，法，德相較，不啻天壤了。在征阿一役及西班牙戰爭內，意國曾試用大規模的機械化部隊，結果却覺得困難而笨重。意大利的坦克車及鐵甲車是脆弱而呆笨，不適用於意國邊境——大部份是山地，其餘是海棉式的軟地，簡直是人及機械均難以迅速前進的場所。

## 第一節 海軍

意大利的海軍，目下正趕緊地恢復舊觀，雖然法西斯政權下竭力加以整理及擴充，還是一個頗需討論的問題，即在國亦自認爲不滿足。意國現已趕速製造兩艘主力艦，Citirio，及 Vittorio Veneto，需在一九三九年底始能完工。在這時期以前，意大利簡直可以說沒有主力艦值得提出來的；現在僅有幾隻老船（四艘），改造過的，一艘還重新下水的。潛水艦隊，也許還可以說有控制地中海的能力，必需

靠岸上的海軍根據地的；而英法海軍新近有專門克服潛水艇的輕式兵艦已足以限制牠的活動。（以潛水艇來作比例，法國超過意國，相差約為一百對七十。英國則較少。）

一萬噸的巡洋艦，華盛頓式，來作比較，意大利至少有兩艘 *Treviso* 及 *Trieste* 是沒有用處的。（意共有七艘，法也有七艘，英有十五艘）意大利製造最快的船隻，這是確實的，但是耗費精力甚巨。這一類船，雖然是意大利幾世紀引以為榮的船工的技巧所造成，可是在那狹窄的地中海內，也無所施其技；因為牠們會被飛機上的炸彈轟沉的，況且意大利任何一海港俱離法國及南斯拉夫的轟炸機根據地不遠。

為使民間深信軍備力量充足起見，墨索里尼的第一樁門檻便是從意大利各通信社所報告的法國參謀本部的驚駭，請求，及擴充的情形來重新刊載一遍，以示意大利已為隣國所畏懼了。更有甚者，近年來意大利民間所討論最烈的問題便是經濟自給問題，這應該為戰事準備而人民犧牲的目標。



## 第二節 空軍

空軍，在意大利是比較的年青的，却毫無疑問的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大隊飛行，到巴西，支加哥及別的地方，證明牠的組織，材料，及駕駛員都是第一流的。飛機的數字，以及牠的分隊的力量，是全球皆知的。意大利空軍的規模及其成就，加上建造新飛機的能力，確實可以說是「舉世無敵」。

空軍，法西斯政權的寶貝，在一個像意大利那樣幅員狹小的國家，的確可以控制全國的領空，甚至於成爲一超等的警察機械。墨索里尼的兒子都在空軍服務，內中一位已升爲空軍校士了；墨索里尼自己開他私有的三發動引擎的飛機，雖然從來沒有單獨駕駛過，並限令政府公務人員必需有駕駛員的執照。那當然沒有疑問的，空軍是最法西斯化的軍隊。

沒有一個人敢肯定說，將來戰爭中，空軍是否會像墨索里尼所說的占最重要的

部份。穩健地說，空軍的效力，在平時及法國邊境上，是顯著的。有許多恐怖可以「免予顧慮的，因為墨索里尼的話雖不是『憑空吹牛』的，却是『一向情願』的。法國國境內僅尼斯及里昂在意國轟炸機航空程之內，而熱那亞——吐林——米蘭的三角，包括百分之八十的意國工業要區却在被人轟炸範圍之內，吐林，飛愛脫工廠及塞維里諾 Savigno 煉鋼廠的所在地，是全國最大的飛機引擎的中心點，却在法國炮火射程之下。

飛機之出產量雖是無限制的，駕駛員及機械技師的成長却是有限的。在阿比西尼亞戰爭時，專家及技術人員到處招尋，懸以極好的薪給和待遇；但是那能產生無數的志願兵的國家却不能供給必需的技術人員的數目。

駕駛員的數量也感覺到不够。法西斯黨人俱可免費獲得飛機師的執照，有執照者可有免費訓練的權利。更甚者，領執照的條件僅需十二小時的飛行。（美國寇的斯航校需五十小時）卡柴德皇家航校，確實的，訓練青年飛機師成爲世界最優的飛

行員；但是在另一方面，空軍後備人才却都不及水準。

#### 第四節 下次大戰是運動戰

爲使人民相信下次大戰必非持久戰起見，墨索里尼及其屬下每年發表的戰爭結論總是相同的——那就是：下次大戰是運動戰。

這就是說，墨索里尼可以不必在意大利土地上掘戰壕。意大利不能與列強作軍備競賽，只能靠牠大量的兵士了。意大利的信仰是：大羣的人，加以炮隊掩護，坦克軍作開路先鋒，對已經被意大利空軍所轟炸而破裂的敵人作戰是輕而易舉的。墨索里尼的道理則是將來的戰爭以兵士爲根據而不以機械的威力及持久作根據，意大利必勝之甚易。

但是，西班牙戰爭又成立了相反理論的事實，當大隊兵力相對峙的時候，陣地戰便開始了。那西班牙的土地，這樣的分裂，河流交叉，山谷縱橫，是游擊戰術最適宜的舞台（游擊戰之英文字原爲西班牙字，可見一般）。雖然事實如此，但是幾個

月的小城小鎮的游擊戰之後，一個對峙的陣地便成形了，這一種情形恰與大戰時相同。空軍也不是戰事勝負的樞紐，僅在沒有高射炮及防空部隊的地方才能逞威有效。

墨索里尼時常誇贊的意大利軍人的優點，軍事教育的結果，還仍未明顯地演出過。倘若說阿比西尼亞戰爭是出於軍士的奮勇，那理由便是英國的措置失當的外交政策所釀成的，因為這足以引起意大利人民的愛國心。在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間，凡是目睹第一二次赴東非洲出征上船的情形者都認爲一幅悲悽離別的鏡頭——雖然在法西斯黨裏領工資的人們的僞裝的粉飾之下。到西班牙去的船是秘密地開發的，並非怕不干涉委員會的干涉。

墨索里尼還有一個宣傳的方法是叫人民相信「玄妙不可知」之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地中海風雲緊急的時候，對英作戰似乎不可免了，意國全境就廣傳一個謠言，時常在報上談到的，甚至於美國的報上也有此種傳說。那謠

言是：馬科尼發明了一種神秘的死光，牠的內容絕對保守秘密，據說可以不讓任何海軍或空軍進入意國境界及海岸。政府方面，自然啦，並無何種公告，但是聰敏的管理之下却把那一種沉默也成爲一種秘密。死光的謠傳就挽救了人民的恐慌。同時，英國的海軍也被一種神秘的「敢死隊」所恐嚇，據說，有一隊經過挑選的自願敢死隊預備架飛機，裝着重量的炸藥，飛到英國兵艦的甲板上，這樣一來，英國兵艦雖有抵抗力亦被炸沉。

墨索里尼第三種法術，來避免一個長時期的陣地戰，是設法擾亂敵國的士氣。據格梯摩塞凡米尼說，這一種試驗在一九二五年就開始了，意大利的警察部在法國境內就秘密地成立一個團體。專門參加並擾亂反法西斯的會議。墨索里尼時常是青年的意志不定的法西斯黨的顧問，也時常在現行政府中製造不穩定的現狀及暴動。

如預算允許，墨索里尼在這一類的宣傳工作必更囂張。在北美，南美，（如烏拉圭，阿根廷，巴西等處均有法西斯的活動）也廣散種子。英法更是墨索里尼的目

標地。奧斯華爾達，毛斯雷爵士在英國組織一法西斯黨，並不向黨魁要錢；法國也有這種與墨氏有利的組織，到了現在，英國方面因毛斯雷之下役而失去活動。當時毛斯雷審判的時候（他因行刺愛德華第八而被捕），他的口供為受外國使館的指使，但是雖有此他証據，官方並不進究根由。法國，那恐怖主義是到了巔峯的。右派人如賴伐爾，泰地安均是墨索里尼的好友。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流血時期」使法國左派才明白內中的威脅。拉伐爾且有做法蘭西的墨索里尼的野心。

墨索里尼的主意是雙重的。第一，在國外樹立同情於法西斯的有力黨派；第二是擾亂法國的內部組織。

自拉伐爾時期之後，在法國活動的不怕死也不怕羞的法西斯間諜發展得很快，而聯合陣線因恐懼關係複雜化，不敢多事，遂使墨索里尼的火燄更為囂張。

一九三七年六月兩個反法西斯黨領袖之被刺，Carlo Rosselli, Nello Rosselli 七月巴黎工會座椅之被炸，及海盜在地中海沉船等等案件層層不窮，雖然証據都相當

可証實是「意大利的來源」，但是官方俱以「不知名」或「不明國籍」為調查結果，甚至於一個幽默雜誌 *Le Canard Enchaîné* 有一個提議將巴黎市的「意大利區」改為「隱名區」

### 第五節 第五軍

法朗哥將軍有助於墨索里尼的工作很多，所謂「第五軍」的名稱就是法朗哥所先發明的。「第五軍」是一種曾在政府軍後方擾亂及阻礙政府軍的政治及軍事行為的秘密組織。墨索里尼仿效他的辦法在世界任何地方成立「第五軍」，尤其在法國。

在法國境內的「第五軍」現在被破獲了，法國的警察發現了一個神秘的結會，據報上說來，名字叫做含有浪漫意味的「戴頭巾會」，牠的真名則是「革命黨秘密工作委員會」。當時逮捕二十人，也許整個的「第五軍」掃蕩了。可驚異的數量的軍器，有幾件相當鉅大的，也在法國到處發現，他的製造廠顯然是外國輸入的。墨索里尼的計劃似乎將被拆穿了，但是法國的內政部長却拒絕發表那這於注意法國內政的某

外國的國家。墨索里尼又超然於法外了。法國報紙使視聽較為合理起見，將這「頭巾黨」案與法國一位有名的僭位者，琪司公爵，連在一起，可憐那位享受很舒服的，其實毫無野心的僭位者就倒了霉。但是，當這個消息發表之後，意大利的官報就向法國挑戰，對法內政部長的話而作種種威嚇的話——其實據奧舍埠（法國行政機關之所在地）聲言，並無此種談話。當然意大利官報的命意所在是避免「頭巾黨」案的牽涉而起的反宣傳。

倘若墨索里尼在法國的活動是成功的話，他在法屬殖民地的活動是更成功了。全北非洲，如阿爾吉利亞，摩洛哥，等處都滿佈他的宣傳。一九三六年八月，摩洛哥的摩爾人公開地對法國革命，那貝魯頓酋長甚至於想組織一與法朗哥同樣的叛軍，十萬人先助法朗哥在西班牙作戰，然後，與法朗哥，向巴黎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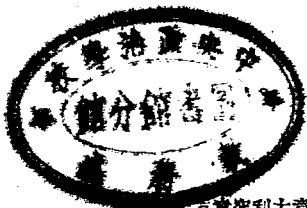
第六節 嚇嚇人罷了！



沒有一個學識兼富的軍事專家會相信意大利陸軍的重要性，或是在下一次大戰時意大利有勝利的機會。也沒有人相信：意大利的空軍，雖然是十分敏銳的，會如墨索里尼所想像的那樣重要。更沒有人相信：下一次大戰是一場運動戰，如意大利參謀本部所夢想的。但是，墨索里尼的「第五軍」却累能創造異蹟，即使時常遇到顛覆。

不論在歐洲，或是非洲，到處都有結社，直接或間接受墨索里尼指揮的。前者失敗，後者繼起。在比利時境內，當保皇黨覆滅之後，就有一個新的運動，叫做「DINASO」（其實是法倫特新國家社會主義黨）代之而興。當埃及，與英國訂約之後，對意國發生惡感，各大報仍在意大利使館的影響之下；並且有一個叫做「綠衫」的人謀刺反法西斯的納黑拍黑的事實發生。法國的情形也正如此。

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毫無權力及勢力的，到了今日，誰也只得當他是一個地中海霸主之一。阿比西尼亞及里比亞時常可以對蘇彝士運河威脅，色秦及阿爾齊西拉斯向直布羅陀威脅。墨索里尼又站在恐嚇英法的地位了。



所以，墨索里尼早已開始戰事了。而且在這一種狀況下，他有能力永遠作戰。德國白侖堡上將到意大利作客人的時候，墨索里尼請檢閱意國最佳的軍容，檢閱之後，白侖堡拒絕發表意見。後來史丹芬尼的使者請他發表他的印象，他回答說：倘若軍事的幾械是一樁有用的東西，那就不够；兵士的質仍是作戰最重要的原素。換一句話說，當稱贊墨索里尼的八百萬刺刀的時候，他却不能稱贊那持八百萬刺刀的兵士，雖然法西斯勇敢作戰的精神是四海揚名的。

但是墨索里尼並沒有決心要施用那八百萬刺刀及執刺刀者。他沒有理由要這樣做。一種戰爭，並不用軍隊來衝鋒陷陣，能一局部一局部獲得勝利，離前綫甚遠的地方或在敵國境內，已够叫他滿足了。無論如何，意大利軍事機構的傳說必繼續誇張地傳播出來。這都是愚笨的英法外交政策所造成的。



分類號 784.56.....441..

登錄號 (...66.4.8.).....

# 墨索里尼與意大利

陳樹渠編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出版

942  
3

54.609